

4
T
CHL 3145/214.81

蔡縣志卷之九

昆陵楊廷望纂修

人物志上

名宦

楊廷望曰蔡與鄭同分野昔子產治鄭鑄刑書
作邱賦田有封疆廬井有伍法至嚴也孔子稱
之曰古之遺愛又何說焉豈非柔則養亂源姑
息則蓄不肖歟聞之養民惠養也使民義教也
勤民之力以順民之生防民之奸以節民之性

先養後教內寬外嚴知治體者大概如斯矣鄭
俗淫而蔡俗僻上蔡漢屬潁川郡潁川固多盜
黃霸爲太守令民賣劍買牛與子產前後相繼
也嘗讀史至此掩卷歎息者久之雖然治上蔡
者代有其人矣西漢稱循良首推吳公吳公上
蔡人也史書失其政蹟扶風以召信臣與黃霸
合傳而順陽又以杜詩首廉范上蔡之有良吏
蓋自漢以來皆有成法足據云或者曰功德顯
著遺愛旣垂于無窮一善及人謳歌亦延于後

世古稱良吏治不一姓均其大
途使莠民盡去而嘉民畢登歎
篆之流身處亂世舍生就義亦其卓卓
魏鄭公有言曰願爲良臣天下一統樂
撫黎庶而起瘡痍劉伯生張延登之遺法
考而知乎書曰旣富方穀詩曰不競不絀
不柔斯致治之常道也志名宦

周蔡世家

漢司馬遷

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爲武王伯邑考旣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

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爲周公封叔振鐸於日封叔武於成封叔處于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康叔封季載於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空以佐成

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餘五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卽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二十九年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

得列爲諸侯四十八年釐侯卒子共侯興立共侯二十
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指父立宣侯
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
立桓侯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
獻舞立哀侯十一年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息夫
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
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
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
蔡人立其子盼是爲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爲齊桓公

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
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弟
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
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
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
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
秦穆公卒二十三年楚莊王卽位三十四年莊侯卒
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十
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驛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

侯固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爲太子
嚴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弑景侯而自立是爲
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弑其王郟敖而自立爲靈
王九年陳司徒招弑其君哀公楚使公子棄疾滅陳
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弑其父誘蔡靈侯於
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
疾圍蔡十一月滅蔡使棄疾爲蔡公楚滅蔡三歲楚
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爲平王平王乃求蔡景
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是年林亦復立陳楚平王

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平侯九年卒靈侯
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父曰
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
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
悼侯二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
裘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
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二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
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
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襄弘

以求長於衛衛侯使史鮪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
爲晉滅沈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爲質於吳以其
伐楚冬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
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爲
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
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爲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
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二
州來二十八年昭侯將朝於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以
戰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昭侯子

昭侯二十九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
三十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十
三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
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
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
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漢召信臣傳

漢班固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官
補穀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
稱述超爲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
守其治如上蔡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
務在富之躬耕勸農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
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
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
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

手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府縣吏家子
好游敖不以田作為事輒斥罷之甚者案其不法
視好惡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百姓歸之
口增倍盜賊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日召之
荊州刺史奏信臣為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百
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常為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百
寧中徵為少府列於九卿奏請上林諸館造宮室
幸御者勿復繕治共張又奏省樂府黃門倡優諸戲
及宮館兵弩什器減過大半太官園

如覆以屋廡晝夜難蘊火待溫氣乃生信臣以為此
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奉共養及它非法食
物悉奏罷省費歲數千萬信臣年老以官卒元始四
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以文翁九江
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奉祠信
臣冢而南陽亦為立祠

漢世詩傳

宋范曄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
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
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
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召見
賜以綵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太陽
聞賊規欲北度乃與長史急焚其船部勒郡兵將突
騎赴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臯令視事三歲舉政
尤異再遷爲沛郡都尉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

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以誅暴立威善于
計畧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
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
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
母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降避功臣乃上
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帥反旆
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警聖德威
海二垂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
臣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

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
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
臣愚以爲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聖念北邊亦當
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故無忿驚之師陛下起兵
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今若使公卿郡守出
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
百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
讐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
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

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
精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
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
之才遭陛下剗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
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慚誠惶
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
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
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
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

惜其能遂不許。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縣
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禁網尚簡但以璽書發兵孝
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重
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
會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歛持威重也間者發兵
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
爲軍旅尚與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
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
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

責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
 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
 年坐遣客為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
 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
 千匹

漢 傳

宋范曄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通詩禮建武中補辰陽長
 俗少學者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淫祠人皆嚮風遷
 上蔡令府下記禁喪母過侈均曰夫送終踰禮所失
 輕今民未循化而先罰過禮非政先務也竟不肯施
 行為九江太守五日一聽事悉省掾吏閉督郵府內
 屬縣無事百姓安業郡舊多虎均下記屬縣曰夫虎
 豹在山龜鼉在水各有所託江淮之有猛獸猶北土
 之有雞豚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動張捕非憂恤

之本也其務退奸貪進忠善去檻穽削課制後無復
虎患楚沛蝗至九江界輒東西散去浚遵縣有唐后
山民祠祀之巫因請張言山取民男女爲公姬歲改
易輒不得嫁娶均下書曰自今來爲山娶者娶巫家
不得擾良民事遂絕遷東海相坐法免民思均德化
請闕乞還者數千人徵拜尚書令諸尚書相與刪法
憲疑事數端帝以爲有大奸縛郎史詰問諸尚書皆
言恐罪釀謝均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二心畏威失
節此其條上法疑事當削狀帝善其不撓守節

內政化大行均嘗言國家尚文法廉吏以爲是止奸
也不知吏能宏厚小貪而不害文吏習爲欺謾廉吏
巧於聲名深文刻削毒加百姓此灾害流亡所由作
也吾欲叩頭爲爭然未可改也久將自苦之乃可言
耳會卒帝聞其言而悲之

漢

家范

二

鄧騭字昭伯少辟大將軍竇憲府及女弟為貴人騭兄弟皆除郎中及貴人立是為和熹皇后騭三遷虎賁中郎將京惺宏閫皆黃門侍郎京卒於官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惺虎賁中郎將宏閫皆侍中殤帝崩太后與騭等定策立安帝惺遷城門校尉宏虎賁中郎將自和帝崩後騭兄弟常居禁中騭謙遜不欲久在內連求還第歲餘太后乃許之永初元年封騭上蔡侯惺葉侯宏西平侯閫西

華侯食邑各萬戶隲以定策功增邑三千戶隲等辭讓不獲遂逃避使者間關詣闕上疏自陳曰臣兄弟汗穢無分可採過以外戚遭值明時託日月之末光被雲雨之渥澤並統列位光昭當世不能宣贊風美補助清化誠慚誠懼無以處心陛下躬天然之姿體仁聖之德遭國不造仍離大憂開日月之明運獨斷之慮援立皇統奉承大宗聖策定於神心休烈垂於不朽本非臣等所能萬一而猥推嘉美並享大封伏聞詔書驚惶慚怖追觀前世傾覆之誠退自惟念不

寒而慄臣等雖無逮及遠見之慮猶有庶幾戒懼之情常母子兄弟內相勸厲冀以端慤畏慎一心奉戴上全天恩下完性命刻骨定分有死無二終不敢橫受爵土以增罪累惶窘征營昧死陳乞太后不聽隲頓上疏至五六乃許之建光元年太后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命封隲爲上蔡侯位特進帝少號聰敏及長多不德而乳母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閔樊伺左右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懷怨恚因誣害惺宏聞先從尚書鄧訪取廢帝

謀立平原王得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惺等大逆
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華侯忠陽安侯
珍都鄉侯甫德皆爲庶人隲以不與謀但免特進
就國宗族皆免官歸故郡沒入隲等貲財出宅徙鄧
訪及家屬於遠郡郡縣逼迫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
封隲爲羅侯隲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隲從弟河南尹
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唯廣德
兄弟以母闕后戚屬得留京師大司農宋宏孫隲無
辜遇禍乃肉袒與觀上疏追訟隲曰代廷可嘉皇

王宣是類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

當享積善履謙之祿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
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隲等罹此酷
監一門七人並不以命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
人率土喪氣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
亡靈寵知其言切自致廷尉詔免官歸田里衆庶多
爲隲稱枉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還葬洛陽北芒舊
塋

漢耿國傳

宋范曄

耿國字叔憲扶風人大將軍弇子也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爲黃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爲能遷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兄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焉後歷頓丘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爲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爲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并禦北鹵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爲天下初

定中國空虛外憂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以為
宜如孝宣故事受之令東并鮮卑北拒匈奴奉厲四
裔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開之警萬世有安寧之策
也帝從其議遂立此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
自守北鹵遠遁中國少事二十七年代馮勤為大司
馬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以防逃
亡永平元年卒於官 顯宗追思國言後遂置度遼將軍
左右校尉如其 焉國二子秉夔

唐杜

宋歐陽修

杜蔡公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開皇中天下混
一人皆謂隋祚且未艾房玄齡父彥謙以刺史入朝
從至長安私憂之言於父曰上無功德獨以外戚故
攘神器而有之顧不為子孫計長久嫡庶淆紊侈僭
相傾終且有蕭牆之憂世雖平亂不可立待也如晦
補滄陽尉棄官去與玄齡徵俱受學王文中子受佐
王之道已太宗以敦煌公狗渭北玄齡杖策走軍門
上謁一見如舊識署行軍記室參軍公為秦王授府

記室封臨淄侯每征行必從所至收人物致府幕引如晦爲府兵曹參軍諸將有勇力智計者與密結令人輸忠力王引漢光武稱鄧相語太息曰自吾得回而門人益親出入十年軍機府政洞曉懸決軍符檄駐馬立辦而文約理盡嘗入見高祖高祖歎之曰玄齡爲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猶對面談已隱太子卻府僚多以譖外逐如晦出爲陝西總管府長史玄齡走見王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也王必欲經營四方非如晦無可與共功者奏得留太子將發難二人

以方士服夜入府定畫王爲皇太子二人擢左庶子太子卽位玄齡爲中書令爵邢國公如晦爲尚書右丞蔡國公時天下新定二人並相諸臺閣制度典章文物率討裁定而行之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矣如晦至率用玄齡策蓋玄齡沉幾善謀而如晦負大節能當機立斷故也時上倚毗二人特甚常總衆職平章之侍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兼數職意以諷帝怒之曰師合欲離間吾君臣耶斥之而委任益專及如晦以疾告詔結常侍

聽就第醫候之使道相屬也疾篤帝幸其家撫視哽
 塞憂哭為之慟贈司空諡曰成它日食瓜美撤其半
 奠焉嘗賜之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
 公為泣然久之曰世傳鬼神畏黃銀更取金帶送其
 家

唐寧王李憲傳

宋歐陽修

寧王憲者睿宗嫡長子宋王成器也武后立睿宗為
 帝得為皇太子帝降號皇嗣册皇孫皇嗣為豫王十
 壽春郡和帝立進蔡王固辭不敢當大國唐隆改元
 進封宋睿宗始即位以宋王長又嘗為太子當立而
 平王有大功難之宋王固請曰天下大器也時平則
 先嫡長世亂則先有功大諡也臣死不敢居平王之
 上而玄宗乃定立申王成義有威重而寬岐王範好
 學攻書史好儒遇儒生無貴賤折節王毛仲等本家

奴暴起諸王加禮焉獨接之自如薛王業少失母從
 母賢妃鞠之成王事妃孝恭女弟二公主早卒撫所
 生如子玄宗友悌自天性而寧王固以天下讓申岐
 薛又皆賢帝時時從諸王宴飲興慶宮宴花萼樓或
 時宴諸王宅無間雖當時讒邪交亂帝卒不為動有
 鶴鴝千數集麟德殿庭樹棲翔浹日魏光乘以為天
 子友悌之祥薛王疾帝為煮藥燎其鬚其敦睦于前
 虎無死而寧王益慎恭嘗按舞萬歲樓從復道上見
 禽食而棄其餘詔力士捕殺之王從容曰臣聞天

人隱私今從復道上望見而殺之將人人曰

其無乃非政體也乎且陛下所為惡棄食者重食

惡食以養人今以餘食故殺人其無乃以養人者傷

人乎帝悅遽釋之涼州獻新聲召諸王臨觀曲終王

從容曰新聲哀宮離而不屬商亂而暴君卑迫下臣

僭犯上發于忽微形于聲音播于歌咏見于人事臣

不願聽之矣帝為默然時獻替如此其後申岐薛三

王相繼薨惟寧王帝親待愈厚始生日必詣宅為壽

如家人禮日餉遺無時王有疾命醫遣膳相望也疾

少損帝喜甚賜醫緋袍銀魚薨帝號慟失聲已下手
詔言天下大兄之天下也讓於我爲唐泰伯有高世
之行常名不足以當之追諡讓皇帝妃恭皇后子女
陽王璉述先志固讓不聽發引兩諸皇子涉泥途步
送葬橋陵側曰惠陵

唐顏真卿傳

宋宋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也舉進士又擢制
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雨真卿
辨獄而雨故郡人呼爲御史雨焉宰相楊國忠惡之
出爲平原太守真卿知安祿山必叛陽託霖雨增陴
濬隍料簡丁壯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
又使參軍李平馳入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
四郡無一忠臣耶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
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賊破東都遣段于光傳李

登盧奕蔣青首以徇河北真卿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是時肅宗卽位靈武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至德元年真卿遂棄郡渡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御史大夫兩京復出爲馮翊太守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因召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宰相元載又惡之乃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官慰使後因攝事太廟載又誣以誹謗貶峽州別駕載誅楊綰薦真卿擢爲刑部尚書進吏部德宗立楊炎當國又以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如故及盧杞爲相乃改真卿爲太子太師并使罷之而數遣人問以方鎮所便欲出之矣真卿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後因李希烈陷汝州遂建遣真卿欲以在諭希烈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不聽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旣明不可往真卿

曰君命不可避也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遂逼使上
蔬雪已真卿不聽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
在希烈所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
求宰相無如太師者真卿叱之曰若等聞顏常山否
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詎賊不絕口吾年且入
十官太師吾守吾節豈受若等脇耶會其黨周曾康
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希烈乃拘送真
卿蔡州及希烈謀稱帝使問儀式真卿對曰老夫耄
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事爾於是真卿遂被害

死年七十六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天下皆不以
姓名稱而獨曰魯公魯公善正草筆力道勁論者謂
其書點如墜石畫如夏雲鉤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
大概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閔偉
大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元魯山銘之深厚雖
種種不同自早年書千佛寺碑已與歐虞徐沈暮年
之筆相上下嘗作筆法十二章備盡師資之學然其
正書真足以垂世

唐裴度傳

宋宋 祁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遷監
察御史拜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畿甸
所至須索百姓畏之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至張綱
羅於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
雀又羣聚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蚰一簇誠之
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饑渴至人賂而
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絕嘗至下邳縣令裴
寰不肯曲奉小使奉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攝寰下

獄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度入奏事因極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爲令長愛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稍霽翌日令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賊難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德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驍王義持一賊大呼賊斷義于度墜溝賊意已死因亡去議者欲

罷度安一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罷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愧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始德宗時尚伺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啟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疇策乃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於時討蔡數不利群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爲大患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爲逆順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師

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間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即拜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入對延英曰王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度屯鄆城勞諸軍未幾

上陛下建策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度乃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畧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然卒爲異傳所搆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廷奏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卽上書暴殫過惡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

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等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
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壅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
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歸猶種近職俄擢種軍
相種怨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廷奏而罷兵
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
帝不省會中人使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

李愬夜入懸瓠

縛吳元濟以報唐以蔡牙卒侍帳

下或謂不可度

曰吾爲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

吾人也入朝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
命六軍修麟德殿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
鹽鐵轉運使程異數進羨餘以供費由是有寵鏞又
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鏞以本官異以工部侍郎並同
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
亦嗤之裴度崔群極陳其不可上不聽表求自退不
許度復上疏以爲鏞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爲務凡

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此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縛入相必盡驚憂知無可訴之地矣程昇雖人品庸下不宜為相然心事和乎可處煩劇至如縛資牲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

及見感憤流涕伏未起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謂度無授與且又外為奸愴恨抑慮帝未說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應容出涕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兩節度使是時徐州王智與逐崔群請軍盤互河北議者變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而權優朝有戚謂逢吉將謀可以禱度其說帝自襄陽召逢吉與裴君位蒲獨身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

僕射已而逢吉代相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姿屠牛元翼之家殺宗善悅深歎宰輔非人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輟職在朝淮南寢謀干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一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養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宗廟廟委我中央必能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時發宗雖孺蒙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實歷二年度請入朝於是有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

幸但自艱難以來宮闈書屯百製不區意無弗治必

假歲月完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群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朱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疏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足并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

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間自
吼自躍但不以爲事則自無能爲此賊祇敢於巢穴
中無禮動卽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
留勅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
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方詰
之所請丁匠固是虛語今欲直控其奸卽報云卿所
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令所在排
查供養料得此詔必張惶失措若未能如此則報云
臣等言無事臣等不假知遣丁匠遣來所言三軍

看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微
勞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國不惜二三十萬
端正祇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祇如此處分卽得陛
下更不要介意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
州殺克融并其二子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
王是爲文宗大和四年度數引疾願上政事乃詔進
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
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度又出爲山南東道節
度使八年徙東都留守時闈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

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
 作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與白居易
 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譔開成二年復以本
 官節度河東度屢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為朕臥護北
 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以病旬還東都薨年七十六
 自為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
 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年歲
 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
 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

唐李愬傳

宋歐陽修

李愬西平王晟子也以太子庶子求討蔡自効為隋
 唐鄧節度使愬知隋鄧士憚戰而蔡人以易帥故必
 增備嘗自言天子知愬能忍耻故委以撫厲士卒進
 取非吾能也獨謹為備耳乃察傷痍問疾苦得賊將
 輒釋不殺降者聽自便厚資之眾既安信蔡人亦易
 之不為備舊令舍謀者門誅愬刊其令得謀厚撫之
 謀反以情效凡蔡中山川險易與賊情偽虛實具悉
 之居半歲知士可用請濟師詔以河中鄜坊二千騎

益之於是始繕騎厲兵爲戰計賊將李祐有勇畧帥士卒刈麥張柴村誘執之歸遇以上客諸將交諫諸軍日謀愬稱諜者言祐爲賊內應愬恐謗先達不及救持祐泣送京師先密奏必禱祐功乃可得成願以祐還臣詔遣祐至愬郊迎執手曰天子之德也社稷之靈也署兵馬使令出入帳中佩刀巡警在在召同宿或密語達曙左右多竊聽獨時聞祐感泣聲嘗遣兵攻朗山不利衆快恨愬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

愬曰彼以往亡不吾虞可擊也克其外城特被賊洄曲拔凌雲柵降郟城築赫連江於沱口洄曲於五溝殲之矣元濟盡銳卒屯洄曲備之祐言於曰蔡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寡可入也必先入蔡北他將聞來救後矣愬曰善密遣使謂相度白師期度報曰兵非奇不勝常侍計是也愬喜命祐帥突將三千前行自將三千人爲中權李進誠殿引而東負負行不知所如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守卒據其柵休士會食食訖復引諸將誘所之曰

入蔡取吳元濟衆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計矣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咸自度必死然愬以身先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懸瓠城城旁皆鵝鴨池令擊之亂軍聲賊情吳房朗山之戍晏然不爲備祐等砍墉先登衆從之殺門者開關以納師而持柝警夜如故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吏驚走告元濟曰城陷大軍入矣元濟不信曰是洄子弟來索褚衣者何大軍也及賊軍號曰常侍傳

曰何常侍乃至此乎事遂成

時董重質擁精兵萬餘據洄曲愬以元濟所望者重質救耳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持書諭重質重質單騎詣愬降於是元濟屈就禽檻送京師而愬出屯鞠場以待度本愬所爲成功者以降將致降將因用不疑於勇怯之算如處女如脫兔各當也諸將以其間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所未論也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吾何憂取吳房則衆奔蔡併力固守難圖矣吾存之分

上蔡縣志 卷之九
其兵何庸取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孤軍深入則人
自致死吾何可止而又何懼也夫視遠者不顧近慮
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屈何能立功
眾皆悅服

唐潘好禮傳

宋

祁

潘好禮貝州宗城人第明經累遷上蔡令治最擢監
察御史坐小累下除芮城令拜侍御史徙岐王府司
馬居後母喪詔奪服固辭不出開元初爲邠王府長
史王爲滑州刺史好禮兼府司馬知州事王御下不
能肅有詔好禮檢督王家至過失皆上聞王每游覽
好禮必諫諭禁切農月王出獵家奴羅邈好禮遽道
諫王初不許乃臥馬下呼曰今農在田王何得非時
暴寒稼以損下人要先踐殺司馬然後聽所爲王慙

為還遷豫州刺史勤力于治清廉無所私然喜察細
 事下厭其苛子請舉明經好禮日經不明不可安進
 乃自試之不能通怒答之械而狗於門復以公累徙
 温州別駕卒好禮博學能論議節行修整一意無所
 傾附未嘗自列階勲居室服用粗苟至終身世謂近
 名

宋柳開傳

元脫 脫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乾德初監察御史開幼
 穎異有膽勇馬顯德末侍父在南樂夜與家人立庭
 中有盜入室眾恐不敢動開才十三亟取劍逐之盜
 踰垣出開揮刀斷一足指既就學喜討論經義五代
 文格淺弱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肖愈字紹元既
 而改名字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
 夫又號補亡先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
 節所交皆一時豪雋范杲好古學尤重開文世稱為

柳范王祐知大名開以文贄大蒙賞激揚昭儉盧多
遜並加延獎開寶六年舉進士補宋州司寇參軍以
治獄稱職遷本州錄事參軍太平興國中擢右贄善
大夫會征太原督楚泗八州運糧選知常州遷殿中
丞徙潤州拜監察御史召還知貝州轉殿中侍御史
雍熙二年坐與監軍分爭貶上蔡令會大舉北征開
部送軍糧將至涿州有契丹長領萬騎與米信相持
不解俄遣使給言求降開謂信曰兵法言無約而請
和謀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不決踰二日

瓜復引兵挑戰後偵云果以矢盡俟取於幽州也師
還詣闕上書願從邊軍效死太宗憐之復授殿中侍
御史雍熙中使河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
報年才四十膽力方壯今敵人未滅願陛下賜臣步
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為陛下
復幽薊雖身歿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戰爭以來
自節鎮至刺史皆用武臣多不曉政事人受其弊欲
兼用文士乃以侍御史鄭宣戶部員外郎趙載司門
員外郎劉焜並為西京使左拾遺劉慶為西京作坊

使開爲崇儀使知寧遠軍徙全州全西延洞有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開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辯者得三輩使人諭之曰爾能歸我卽有厚賞給田爲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爲質率其首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如期携老幼悉至開卽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道其長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淳化初移知桂州初開在今州有六訟開開卽杖背黥面送闕下有司言卒

弄不及徒詔開下御史獄劾繫削二官黜爲徐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環州三年移邠州時調民輦送趨環慶再三運民皆傷折產業轉運使復督後運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開移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芻糧之數不增大兵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斃畜來困竭奈何又苦之不罷開卽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又知邢曹二州真宗卽位加西京使歸朝命知代州上言曰國家創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

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
 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即羣小畏服又西鄙
 今雖歸朝他日未必可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
 以契丹此議為患更深何則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
 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
 貪婪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凶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
 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邊害以厚賜足
 其貪心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
 涼厚結其心為我聲援如有功績從其檢舉

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
 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懸殊是以七年而
 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
 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從
 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王將不威嚴
 言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廷更召猛虎使其擊刺馳
 逐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
 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鈐總僚屬品秩官內則王管
 官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密直供奉殿

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
令同散遣大臣不獲親信之臣乃謂至公如銀臺一
司稱得已察近年改制弊害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
言別無弊害處有變吏臣欲望陛下信審官之班復
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審刑院復歸
刑部之職然細考其頭目又京府六部萬方軌則望
初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悉多成長但令優逸
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忠直之士爲左右贊
駮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或冗長至多或歲年

久關欲望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三千戶以上選
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其事自餘通判監軍
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減省免虛費於利祿仍均濟
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雖骨肉之至親臨勢
利而多變同僚之內或不和伺隙則致於傾危患難
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
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
文先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
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卽斷合行卽行愛惜忠直

之臣體察奸諛之黨臣久塵著位寢荷恩寵詞狂理拙唯聖明恕之開至州葺城壘戰具諸將多阻議不協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昂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卽求換郡徙忻州刺史及契丹犯邊開上書又請車駕觀兵河朔四年徙滄州道病首瘍卒年五十四錄其子涉爲三班奉職開善射喜奕碁有集十五卷作家戒千餘言刻石以訓諸子性倜儻重義任大名常過酒肆飲有士人在旁訶貌稍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克葬其親聞王祐篤義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卽罄所有以白金百餘兩益錢數萬遣之開兄肩吾仕至御史肩吾三子湜顥沆並進士第顥秘書丞

宋袁廓傳

元脫

袁廓劍州梓潼人在蜀舉進士及第入宋補雙
 王簿又為西平縣主簿勾稽漏籍得民丁萬餘
 薦其勤職遷上蔡令又以課最擢太子右贊善大
 令於御史府分領推事掌權貨物廓性夸大敢大
 好詆訐太祖以奇士待之太宗即位遷殿中丞出知
 楚州歸掌京師市征歲中增課數萬緒上嘉之賜
 魚資錢百萬會錢俶盡籍土宇以獻命廓按籍浙中
 諸州倉庫之物悉輸京師得以便宜從事仍詔每

宴別席而坐以寵異之復命知鄆州會河決溢入城
浸居人廬舍至冬月結爲冰廓大發民鑿取以竹輿
昇出城外散積之使者至謂其有畧致水不入城以
狀聞拜監察御史至春凍解流澌入爲民患會秦王
廷美遷置房州以崇義副使閻彥進知州事廓通判
州事並賜白金三百兩廓俄轉殿中侍御史召爲戶
部判官命與陳恕李惟清專討度芻糧事改戶部員
外郎又爲度支判官籍田轉本曹郎中判戶部勾院
廓強項好爭數與判使等較曲直於上前聲氣俱厲

上海優容之然勾稽精密由是部領擁積爲郡吏所
誹詔御史辨問廓謁見宰相趙普自理屬鄭州團練
使侯莫陳利用得罪廓常與利用書札往還稔昵普
謂之曰職司常事不足云與利用交結欵密於理可
乎廓驚慚泣下不能對數日出知溫州就遷鴻臚少
卿同郡袁仁甫掌州之關征素以宗盟之分頗相親
善一旦不協互有論奏上遣光祿寺丞牛韶往按驗
至並攝繫獄置對上疑廓被誣驛召赴闕廓性剛褊
被詰治峻急詔書未至以憤死上聞甚追悼之復驗

所訴多無實狀免韶官貶仁甫商州長史贈
諫議大夫錄其子丘賀為奉禮郎始十歲上猶念
其不也詔削仁甫名籍配隸商州

宋呂蒙正傳

元脫履

蒙正字聖功河南人也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
初蒙正父龜圖好內寵故蒙正與母劉氏俱被出頗
淪躓窘乏及蒙正登仕為翰林學士至參知政事初
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為不
聞也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名姓蒙正遽止之
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為愈也
李昉罷蒙正拜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任寬簡趙
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

許之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卽授水部員外
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科甲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
今天下才能死于巖穴不需天祿者多矣若臣男始
離襁褓卽膺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官之
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一日上語侍
臣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旨也如汲黯臥治淮陽宓子
彈琴單父皆真能行黃老之道者蒙正對曰老子稱
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
唯清靜以鎮之足矣時華運卒有私貨市者上聞之

曰幸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篙工場
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對曰水至清
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叅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
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奸慝無所容故告以慎勿擾耳
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蒙正旣疏名列上
而上不用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
于地曰卿何固執蒙正曰臣非固執蓋陛下未諒爾
固稱其人可使因摺笏俛拾其書徐懷而下上退謂
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

南府至洛多引親舊歡宴以政事委任僚屬已特總
裁之而已真宗卽位進左僕射咸平四年以本官復
同平章事蒙正至是凡三入相與趙普等矣景德二
年表請歸洛日會親舊子孫環列迭奉壽觴後上朝
永熙陵過洛兩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
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
夷簡由是聞知于上富弼之父富言一日入白曰有
兒十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旣見而
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勲業遠過于吾者也

遂令與諸子同學又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
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但人言無能
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
能能用人耳蒙正有冊子每四方替罷謁見必問地
方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朝廷求人取之囊中故其爲
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後封蔡國公

宋岳飛傳

元脫 脫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也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先隸留守宗澤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方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建炎元年飛上書數千言謂陛下已登大寶而勤王之師日集黃潛善汪伯彥輩不能承聖意奉車駕日益南恐不足繫中原之望書聞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

日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謀樂枝度柴以敗荆莫敖
 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所矍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飛因說之曰國家都汴恃河北以為固苟憑據要衝
 峙列重鎮一賊受圍則諸城或撓或救金人不能窺
 河南而京師根本之地固矣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
 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
 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戰侯兆川身被十餘
 創士皆死戰又敗之飛引兵益北戰太行山下擒金
 將拓跋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

黑風大王敵眾敗走飛復歸宗澤為留守司統制二
 年宗澤卒杜充代之飛居故職與金人大戰汜水關
 射殪金將大破其眾充將還建康飛曰今一舉足此
 地便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眾不可充不
 聽遂與俱歸後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飛
 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諸州及
 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李成又
 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備飛奏
 襄陽六郡為恢復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

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諭趙鼎
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飛趨襄陽李成迎戰左
臨襄江飛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鎗步卒擊其騎兵
指牛車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卒合戰馬應鎗而斃後
騎皆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進復鄧州
又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七年入見赴行在帝因問
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始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
泉一斛然非精潔卽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
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不息不汗

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
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
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
升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
也帝稱善飛數論恢復之畧又手疏言金人所以立
劉豫於江南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攻中國粘罕得
休兵觀釁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
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旣還王師前
進彼必棄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帝答曰

有臣如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又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王和遂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都督府叅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擢之在上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然則楊沂中爲飛曰沂中視德等爾浚艱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止開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兵爲念

耶卽日上章乞解兵柄步歸廬母墓側浚怒奏以張宗元爲宣撫判官監其軍帝累詔趨飛還職飛力辭詔幕屬造廬以死請凡六日飛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宗元還言將和士說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後酈瓊果叛飛復奏願進屯淮甸伺便擊瓊期於破滅不許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

王何耶謀冀緩死卽詭服乃作蠟書復遣至齊問舉
兵期到股納書謀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遂廢豫
飛奏宜乘廢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中原不報八年
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
相臣謀國不臧恐貽後世譏槍衙之九年以復河
大赦授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危一
不可安可憂而不可賀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五
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二詔不受十年金人攻
劉錡告急飛乃遣王

劉錡告急飛乃遣王

取河東北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浩自以其軍

長驅以闢中原未幾諸將相繼奏捷飛自以輕騎駐

鄆城兵勢甚銳兀朮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常

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

勝先斬汝麀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

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官軍不能當是

役也以萬五千騎來飛戒兵率以麻札刀入陣勿仰

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什二馬不能行官軍

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
今已矣兀朮益兵來又戰敗之郟城再捷飛謂雲曰
賊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
貴將游奕雲將背嵬與戰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前
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兀朮婿夏金吾副統軍
粘罕李謹兀朮遁去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
等又戰皆捷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
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
大破之兀朮遁還先是紹興五年飛令梁興等布德

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草舍孫謀等歛兵固堡以迎
王師李通胡清李寶孫琪等舉衆來歸磁相開德澤
潞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
以岳爲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牛載糗糧以餽義軍焚
香迎侯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不衍兀朮欲
僉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金統制王鎮統領崔
慶將官李觀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禁衛龍虎大
王下屹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將軍號常
欲以五萬衆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等贊意與

諸君痛飲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盡淮以北棄之風喜
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
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
銳不可回乃請張俊楊沂中等先歸而後言飛軍不
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惋泣下
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慟
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金人悉知之
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曰吾不
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者如

市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兀术棄汴去有書坐
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在
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
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十
一年金分道渡淮飛請合諸帥之兵破敵兀术韓常
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
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斃時飛方
苦寒嗽力疾行師至廬州金兵望風遁去飛還兵于
舒以俟命兀术破濠州張俊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楊

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决檜患飛異已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總韓世忠軍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金人攻淮西俊始不敢行師率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淮西之役俊以前途糧之誅飛飛不爲止帝賜札褒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飛逗留不進以乏餉爲辭及是飛視

世忠軍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分其背嵬軍飛不肯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訪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事訪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寺將以扇誣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檜初逐趙鼎飛每對客歎息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帥之語惡其欺罔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术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爲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

不死終梗和議已事不成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
劾侯高與飛有怨風高劾飛又論張俊令劫王貴誘
王俊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
事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
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閩實無左驗鑄明其無辜改命
万俟卨高入臺月餘獄遂上於是飛以衆證坐死時
年三十九憲雲棄市籍家貫徙家嶺南天下寃之獄
之將上也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憲書
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

天下時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爲金人所畏服者惟
飛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賀或問飛天下何時太平
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每休舍課
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
敢入者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遣妻問勞其家
死事者哭之而育其孤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
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粹遇敵不動
故敵人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
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襄陽之役詔光世

為援六郡既復光世始至飛奏先賞光世軍平生好
 賢禮士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
 禍槍死議復飛官万俟卨謂金方願和一旦錄故將
 疑天下心不可淳熙六年謚武穆追封鄂王五子雲
 雷霖震霆

宋孟珙傳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
 關山父宗政時為趙方將被檄援棗陽臨陣嘗父子
 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
 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理宗即位初宗
 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
 眾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眾乃帖然
 紹定六年元將那顏偁蓋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
 珙戍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

百來降琪詢知其虛實卽遣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
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
是夜壯士楊清王建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寢
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
辰出師馬蹙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
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又被黥侯里砦琪料武
仙將上帖山絕頂窺伺先令樊文彬奪帖山驛軍其
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
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大潰薄暮進軍小水河約以

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蓐食啟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
霽文彬患之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時也策馬直至
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俱破仙遂與五
六騎遞去降其衆七萬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鄂
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兵遣宣撫王楫約共攻蔡制
置使謀於琪琪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琪盡護諸將金
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南來琪鼓行而前金人戰敗
郤走追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元將倂蓋遣其酋
三人來送琪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倂蓋喜約

爲兄弟酌馬漣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琪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饑琪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琪與僉蓋約南北軍無相犯決堰水布虎落僉蓋遣萬戶張柔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鈎二卒以徃柔中流矢如蝟琪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撥發官宋榮不肅將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明琪進逼石橋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琪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張殊死戰進逼柴潭止柵俘金人百有

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潭以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入以相誘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爲固外卽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琪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澗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鑿琪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獲其殿前

右副點檢溫端礫之城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
蒸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琪遣道士說止之端
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厭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
絕糧已三月鞍韉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
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掛
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琪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
布城下巴西琪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
將聞鼓則進萬衆競登大戰城上殺其元帥兀林達
及偏裨二百人門西開招僂蓋入江海執其叅政張

天綱以歸琪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卽取寶玉
寘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烟燄未絕琪
與僂蓋分守緒骨得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
陽擢建康府都統制制置司奏留琪襄陽兼鎮北軍
都統制鎮北軍者琪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
千餘人分屯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
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
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
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琪至黃增埤浚隍蒐

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爲屋三萬間居之厚
加賑貸元兵攻蘄州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隨荆
門鄧守將皆委郡去江陵危急詔珙援之珙乃先遣
張順渡江然後以全師繼其後元兵分兩路一攻復
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後窺江珙變易旌旗服色循
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凡破砦二十有
四嘉熙元年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將武沒解入漢
陽境口溫不花入淮甸嚙舒光守臣以州降因合三
部之兵來攻黃珙入城拒晝戰守卒全其城陞制置

知岳州乃檄江陵節制司擣我郢於是復鄂州
軍又復信陽軍遂復襄陽初詔珙收復荆襄珙
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餒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
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皆以捷聞珙奏畧
曰襄樊朝廷根本今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
十萬不足分守與其抽兵於敵來之後孰若保此全
勝上兵伐謀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軍以襄郢歸順
人隸之四年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籬三層會謀知
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材於鄧之

願陽乃遣一軍出隨一軍出信陽一軍出襄分路撓
其勢潛遣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
懿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乃制拜四州宣撫使兼
知夔州瑛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
集流離安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大興屯田調
大築堰募農給種首務歸尾漢口爲屯二十爲頃十
八萬人千二百八十淳祐四年兼知江陵府五年瑛
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
者蓋自城以東有嶺先峰直至三汊無所限

以與山隘十一處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
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
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隄蓄泄三百
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而民不知役
節制之兵有能之將也終於江陵惜哉臨終歎曰三
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諡忠襄
曰威愛珙忠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叅佐
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徐以片語折衷衆志皆極
士遊客老校退卒一以恩義撫接咸不知其名位之

運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
香掃地隱几危坐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
有餘各繫四句名警心易贊又通佛學自號無菴居士

張珪傳

明宋 濂

張珪字公端淮陽王弘範子也年十六攝管軍萬戶
佩文虎符鎮建康父喪畢世祖召見親撫之頓首而
請曰臣年薄軍事重懼弗堪有聶禎者從臣父祖久
歷行陳熟願幸以副臣帝嘆曰求老成自副常見豈
知出此可用也厚賜而遣成宗時使川陝問民疾苦
郵孤貧罷冗官黜貪吏遷南臺侍御史換文階武宗
立尚書省擇中丞難其人文宗在儲宮曰必真中丞
者張珪也即日拜中丞仁宗嗣位太后用陰陽家言

命卽位隆福宮珪言大明殿天子正朝不當以穢祥小數夫大體移仗大明殿禮成解所御衣金帶賜之進平章政事帝欲以伶人爲禮尚書珪力諫曰宗伯禮官令伶人爲之何以示後命得寢時鐵木迭兒情太后寵橫恣珪劾之皇太后怒與帝如上都方度是庸關潛召珪切責杖之劓甚輿歸京師明日出國門去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篤辭還省帝驚問故涕泣不敢對後頗聞不懌遣使賜酒拜大司徒謝病歸鐵木迭兒死英宗召見易水上謂之曰卿四世

臣朕將畀卿以政珪辭遣近臣宴之丞相拜任問相體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年冬起爲集賢大學士會地震風烈勅廷臣議弭災之道珪抗言曰弭災當究所以致災者漢殺孝婦三年不雨蕭楊賀寃死非致沴之端乎死者不可復生而寃可白也拜平章政事盜竊仁廟神主太常禮儀使遷左丞珪曰太常奉宗祏不謹當待罪而遷何以謝在天之靈命得寢泰定初以災異詔百官集議珪與樞密院御史臺翰林院官條上逆黨未討奸惡未除忠憤未

雪冤枉未理政令不信賞罰不公賦役不均財用不
 節數事上甚切直不報珪申請又不報力辭位封蔡
 國公聽暫歸上思之復使召命必來至入見問民間
 如何珪曰臣老少賓客不能遠知真保定河間臣鄉
 里也民饑甚朝廷雖賑以金帛未及者十五六帝憫
 然命給四月糧復命免三路及濟南等郡縣民半租
 四年冬十二月卒帝甚痛惜之

張德勝

張德勝

張德勝合尻人亦名張德勝沈毅剛果集義眾結水寨
 自係乙未以舟師歸上悅謂李丞相曰方欲渡江之
 舟楫而德勝至殆天意也上率兵至和陽營於
 新河授萬戶渡江拔采石賊寨德勝也先擢管軍
 總管蠻子海牙陳兆先等德勝破之從
 取集慶大破方山管軍德勝秦淮翼元帥
 從下常州宣州再陞德勝宜興普勝陷
 池州公敗普勝柵江德勝池州友諒犯龍江呼諸軍

力戰賊走及諒降其將張志雄梁燾喻國興劉世衍
延友諒至采石戰敗贈蔡國公燾燾家術享太廟子
宜幼養子同嗣職宣長

明六令傳

楊廷望

楊允中直隸人爲人英果識大體洪武四年爲上蔡
令當國家草創之初首建學校立廨舍選俊秀以充
生徒招流亡以辟土地寬恤民隱風裁獨茂人多方
之包孝肅

王雄湖口人貌臞若不勝衣至剖事毫髮無弊正統
間以監生爲上蔡令廉潔自持撫下有恩至今誦王
使君云

宋賓潞州人性剛方不畏疆禦由進士爲上蔡令其

治務在嚴約束收人心令行禁止百弊皆除陞監察御史

李仁武鄉人宏治初以舉人爲上蔡令貌第實頗尚儉約政平訟理民多愛戴治上蔡九年民相安如一日及請老民戀戀不忍捨其見德如此

盛時雍平度人以舉人爲上蔡令性坦易爲治尚寬緩其所居之時承平故也無事立威而民亦不犯法或者謂其性之使然不知其時之使然耳

毛學夏縣人由舉人爲上蔡令其爲政也不以嚴以寬不以繁而以簡其不欲有赫赫之名者亦其時然也民之孤寡者尤加矜恤焉里胥無出門之呼不下堂階而治故里胥有入鄉擾民必重懲之

論曰蔡自洪武至正德年亦久矣由楊允中而下有事可錄者僅六人豈時真無人哉皆因世遠事蹟無可考耳然此六人者其行事亦復寥寥吾是以論其世焉

明霍恩傳

楊廷重

霍恩字天錫其先盧龍人也高祖成以靖難功陞
 山前衛正千戶曾祖旺調茂山衛祖敬父贊皆世襲
 茂山衛千戶母李氏成化庚寅六月二十九日生恩
 於茂山衛宏治辛酉舉於鄉壬戌登進士第為山陽
 知縣丁父憂起復補安邑令丁祖母憂起補上蔡知
 縣天下時尚未亂也正德六年辛未七月流賊劉六
 劉七齊彥名趙風子等作亂劫掠畿內州縣八月趙
 風子等夥寇掠河南州縣天下震動霍恩蒞任值劉

瑋雖誅而權仍在內臣當政隳民敝之餘振刷一新
百務修舉聞賊烽逼近卽募兵講武爲捍禦計又禱
禱諸神與士民誓曰賊至當協力衛護一邑生靈脫
或不濟吾必以城郭爲丘墓當是時民不識兵賊突
崩潰燒聚屠邑煙焰相接郡縣官吏多望風走霍恩
將門子也知兵申令嚴約慎邏謹謀十一月賊薄城
下恩已決志死矣其妻劉氏俟恩退謂恩曰賊迫矣
我城破妾焉死恩曰須起臺衝屋後賊至汝登而望
一賞則汝死之已而賊果一騎來勒降曰大王至矣

恩辨牛酒論恩聞曰汝爲賊耳王號誰汝封耶執而
戮之徇於師曰吾不盡殲諸狗奴不共戴此天賊爾
之乃大怒悉衆圍之恩禦之力竭而城潰妻見其潰
也下臺而經不死誓諸心手拳之替人心後死恩於
是被執詬罵煥燈怒髮上指群兒悔顧失色氣爲之
惛恩盤足而坐嘆罵不絕口次日賊欲釋而用之恩
不屈以刀插諸口脇之恩叫罵愈厲賊慚志縛至南
郭門殺之解裂其體頭斷無血白氣縷縷若騰龍其
面猶生也事聞上嘉悼贈光祿寺少卿謚愍節遣有

司祭葬又詔給官帑塋坊於宅里又專祠於上蔡東門內賜額曰愍節贈其妻劉氏爲宜人又以其長子汝愚世茂山衛指揮同知次子汝曾人監讀書後嘉靖七年汝愚以茂山同知署都指揮僉事來掌河南都司印在止蔡觀其祠江西提學按察司副使李夢陽爲之文其碑

論曰李文簡比霍恩於張巡當矣李空同又謂忠節義勇霍恩一死而四懿備焉世之贊恩者已至也若夫朝廷之尊憫一死節之臣與安其魂鬼復榮其一

非忠臣義士豈不負此殊寵耶上蔡志前有霍恩節後有許永禧官篆其志不爲寂寂矣然許與官死節五十年至今日始得請爲名宦豈忠臣孝子身歿之後尚有遇與不遇哉

明十令傳

楊廷望

許翔鳳字國楨洪同人當兵燹之後以進士來知上
蔡其爲政以招集流亡修理武備剷除弊端爲事職
則賦詩以自怡能文章故教化生徒惟以稽察勤惰
爲務士於是彬彬焉嚮風矣擢監察御史百姓擁留
不得行翔鳳慰之至今蔡人述父老言能傳之也
王許東陽人由舉人任上蔡六年政蹟雅著蔡人至
今稱之謂其明而不察寬而有制靜而不踈課事勤
敏大啟人文修城池備荒亂鑿鑿然報最也遷兗州

府同知

陳鯉海鹽人心實而學瞻賑荒捍亂時有紅羅女之變鯉有備禦法蒞事未及期乃丁艱去

王彥民內丘人其爲人也敏達而多智故摘伏發奸如神以作養人才爲任學校於是大興

陳頤正慈谿人性忠誠樸雅清操可風與民相安於無事靜而不擾民多賴焉其嘗有言曰縣官行事關大更張所以累小民也不惟無利且招損焉時人謂之格言

洛蒲州人實心任事積穀五千餘石繕城二十餘雉謂地畝之久未清也乃請丈量力疾効勤清修不改陞青州府同知

曹世卿稷山人萬歷十四年爲上蔡令精明廉慨門無私謁其一切賦稅第令編戶自輸如額而止歲省二萬餘金其里中豪嘗交通群卒吏以招權納賄武斷鄉曲者世卿廉得其魁數人捕治之餘黨股票以丁艱歸上蔡尚有曹侯石像歲時酹祭焉

岳虞詢號四門四川人以進士爲上蔡令時上蔡木

衝城百六十餘丈詢力修之以城壕蓄水勸民菽稻
蔡人之得食稻米由虞詢始也而今亦廢矣

歐陽燦新建人由舉人爲上蔡令多惠政陞南京工
部都水司主事後遷副使燦任蔡時懸瓠城北適得
白兔人皆以爲瑞內江人黃似華喜以詩燦自以爲
治邑無狀歸德於天子萬壽時人避之萬曆二十九
年蔡人思慕其德爲之立碑且云善政多端另有碑
載今止有去思一碑巍然道左云

鍾元允陽谷人以舉人爲上蔡令慈惠愛民義不苟

取及去蔡人爲之碑至今健立西城門外謂碑多所
毀惟元允碑無毀之者其功德可知矣

論曰明季資格之累循良也蓋大矣同一治蹟有擢
爲御史者有擢爲主事者有擢爲同知者豈政有同
有不同哉抑亦資格限之耳余志上蔡循吏自許翔
鳳而下得十人焉使皆論政蹟以幾最詳史雖召杜
至今存可也

明傅鳳翔伯生合傳

楊廷望

傅鳳翔字德輝號印臺湖廣應山人也登嘉靖癸未
 進士授上蔡令上蔡當正德壬申寇破之後百事未
 舉鳳翔至擇民之所至廸政治之所宜先者而次第
 行之時值歲饑戶口流亡鳳翔悉心荒政開汧菽寧
 婦子民始得安居于是厠其餘力繕治城郭且請於
 上臺出贖鍰易磚甃逾年而崇墉屹如也遂及於學
 校大其規模使子弟誦習其中簡明典禮神人以和
 斯時也農耕於野婦織於室士誦于庠冠昏喪祭鄉

飲賓射咸遵古制幾刑措而不用矣天子嘉之召為御史蔡民念其德立祠以祀越四十年而有同郡劉伯生亦以治蔡聞

伯生字寓愛亦楚之德安人也登嘉靖乙丑進士亦授上蔡令上蔡自鳳翔內召後為令者弛教化而重刑罰民恃其剽悍之性往往起而為盜里門早閉伯生至曰此饑寒驅之耳守令之過也不清盜源其流不止於是察浮費之官民者盡革除之正賦之外一切報罷歲省民數千金民歡呼載道乃嚴保甲察游

情民有訟者以兩造畢至片語折之各得其情斯時巷無雞鳴狗吠之禁亦不敢飲酒呼盧致煩長吏之詰即有他盜一散去四境謐如也先是鳳翔築城垣包以磚石車馬學校民甚便之伯生日城雖固制未備也且池未濬何復鳩工甃濠中之水四達而北又於四門建坊以加之守禦加固矣則又曰學宮雖煥教未頒也率予一之俊者月為之課貧者則助其衣食喪葬冠昏之置學田場園以贍之使後人得以循守為小民之弟起耕作俗以丕變蔡地平行西

華商水間數十不潦害稼歲常望洋伯生條上其

狀約三邑各以其修隄防有成績可考也伯生具

吏才能燭微剖疑一有見殺其弟殺誣鄰人者獄久

不決伯生一訊即桐桐柏縣諸生有疑獄伯生奉委

往讞咸得其實歲大大父自楚載米來餉

其廉又可知也伯生乙乙丑秋漚上蔡至丙寅冬暮

年耳而以治異等調不桐城蔡人將請闕留之會丁

文父艱以去蔡民至恩恩之若鳳翔云

論曰傳劉二令治上同夫又皆雖雖相本同丁

相發也厥後鳳翔以諸憲入為廷尉巡撫江

也派也功功名赫赫而劉不克竟其用兩人又若有

相屬者矣方鳳翔之為巡撫也道經蔡之旁邑父老

迎而道故有泣下者伯生之德澤民嘖嘖誦之不衰

兩人固無不同哉予故合而傳之

明楊維寅傳

楊維寅

公諱維寅字亮儒號洛泉常州武進人
 中萬曆進士
 舉人初授上蔡教諭遷亳州學正歷國子監學錄
 工部主事權開荊州擢雲南右叅議分守金滄道
 公之生平仕蹟也其孝友之行清忠之節解詳武進
 邑志中而海內各篇所載則有寧都魏叔子所撰
 表昌明博大又有魏伯子所書墓後表詞氣淋漓皆
 歷序行實梓行當世者然則公之學術經濟不特於
 上蔡傳之而上蔡為授官之初不得不於上蔡先傳

人物

之公為廷望叔氏行禮記廟冠時曾讀其手編周易
 觀玩抄十卷內載狀義長孔子克廟生白龜產著尊
 諸事知為作教上蔡時所著及廷望來治蔡越公棄
 鐸之日幾六十年得見學宮碑記樹勒芳名而蔡之
 老成人尚有佩服遺訓傳述軌行者時時向廷望言
 之際信我公之教澤在人至今為不忘也公之曾孫
 令讓為世子孝廉來遊於蔡講 聖廟仰遺碑儼然
 如見先人之帶焉適廷望修輯蔡志將成因記其事
 而為之傳

曰公為蘭陵傳人起家學博歷仕少蔡生平
 著於荆楚南漢問狀而鱣堂之兆實始於茲云

明張延登傳

張延登

張延登字濟美號華東山東鄒平人也幼崇慧及就
外傳卽以經濟爲已任出語每多奇翳冠補弟子員
萬歷辛卯舉於鄉壬辰成進士人皆以張氏世德有
後人矣緣張氏爲宋鉅族終元世無食祿者入明宗
族方繁盛延登祖名佩亞封吏部郎贈都御史生三
子長一元歷官河南巡撫次一亨封禮部主事贈都
御史者卽延登之父也配李氏生延登不踰月而李
氏死以延登囑一元養焉是一元其嗣父一亨其生

父也延登筮仕內黃內黃素難治延登惟以興利除害爲政積穀多致六千餘石三年而政大成以丁嗣母劉氏憂歸里內黃肖延登像以爲祠凡訟不能決每相率詣祠下定平反服闋補上蔡上蔡人舉手加額以爲得家教如其父之治豫也蓋以其父一元撫河南遇歲饑請漕米四十萬濟豫饑期延登必以其父之治豫治蔡也延登甫下車卽請停荒地徵更清查徵解存留數目刊成冊因而澹溝於吟澹吟於澹澹於澹得平地而耕之給牛種煮糜粥建其

力爲措置之蔡境多盜設保甲之法且練民壯之能者以禦之汝陽西平有囚久不決延登以檄往訊矜疑者多釋之城垣爲積雨所塌漕河更徵夫二千人延登以爲派之民不可抗乎上更不可安上全下惟有司之力其後果無累蔡人於是德延登而爲之祠也延登謂無建祠理乃奉先賢漆雕氏而祀焉於治內建遠囂子負仰謝二亭又鑄李斯嶧山碑刻謝顯道格言作子負亭記祝疥文今皆爲寇燬癸卯同考

河南稱得士自內黃及上蔡作令凡十年而行取去之日歲謂治內黃以嚴治上蔡以寬然寬與嚴固不同而民之振與留則無不同也乙巳授禮部主事丙午考選兵科給事中明年丁外艱為嗣父也服闋補吏科給事中癸丑分較南宮得士十八人會狀務眼及選詞林者皆其門下士當是時承平之日久矣無復言武備者延登適有京營巡視之役乃戎服誠行之老罷者汰之器械之頑鈍者新之條上八

要畧遂編巡視事宜一卷凡一四條

冀垣之人無不難其言為人所難言會後遼事大變無不中延登所議其會議遼疏有云遼左之患在撫鎮之遷易不常委任失人功罪不明賞罰不決之所致當責成撫按以便宜行事之權嚴飭廷臣無射覆中制之體皆一時確議也尋以本生父無嗣請歸正即丁生父憂去位行廬墓禮三年乙卯起復補吏科值論江陵事延登首疏申其寃後張同敞蔭錦衣衛丞登有同力焉戊午副考浙試得士為稱最己未分較武關出門下者皆將帥材延登在諫垣恪遵父訓

亦嘗言人私遇國家大事則處必於色至論枚卜保
 舉非法疏數上其違者臺臣處之曲竟不惜投
 劾歸若會議違事至今猶堪誦其言也如所云今日
 非盡罷四方之實不足以當澤思亂之人心
 非早罷登津各地之建置併力於廣寧一區不足以
 省天下額之之加派其切抵時宜不避權執者在在
 如此延登既家居鄒滕間有盜教賊起集眾攪城
 邑延登約邑令堅守與兵撫軍討之賊
 法無得調客兵地方止宜誅首惡以警

故賊平而民無風鶴之慮是時也臺垣上其方畧即
 家起太僕少卿逾年轉大理少卿尋陞大理卿自辛
 酉入卿佐不四年為大僚稱其能也至乙丑復丁內
 艱為生父繼妻本生母李氏生延登纔廿一日風疾
 斃矣起復為浙江巡撫值戊辰大計正懷宗崇禎元
 年也延登乃首毀逆璫魏忠賢生祠清察織造太監
 李實錢糧革行戶行獄戒請免鼓鑄息錢蠲水患通
 欠課諸生梓其傳文延登方修文事及六月閩寇周
 三自東甌犯石浦矣延登乃投袂而起戎服登舟觸

酷暑冒洪波自錢塘出師賊正圍昌國衛將攻爵谿
聞延登師至乃遯聚台州大陳山延登卽會合三區
士衆入不測之險操方畧於叅謀成大用焚其巨艦
生致賊首名混江龍者餘黨遂奔竄入粵露布告成
功凱還浙撫其一時沿海父老同聲而言曰自嘉靖
壬子後已無此奇捷矣其意蓋欲媲美於胡宗憲也
既奏修築海塘申嚴海禁懷宗嘉延登功以兵部侍
郎巡撫浙江兼都察院副都御史時長安忌者紛布
蜚語巧毀其勞延登乃乞骸骨辭新銜再懇始得旨

光然解組遂絕口不言軍國事但著晏海編存將士
攻戰勞苦而已辛未以右都御史掌南院有武生抗
斷糾衆凌侮臺臣之事延登謂御史所以執法不行
法無可行者武生旣已糾衆不問衆更無可問者叅
處如律衆爲帖服已而又有雲南御史李曰輔一疏
蓋指分遣監視之非懷宗怒調外補延登力爲申救
而遼將又有東牟援遼之叛而登萊諸州縣悉爲所
據延登令其諸子出蓋藏爲餉兵守城費復約同鄉
諸縉紳急陳東事敗壞不可以撫自愚諸疏一時所

稱經濟要畧者皆其灼見邊事者也是以延登掌院
二年法體森肅陞工部尚書改左都御史尋召對論
以總憲風紀重任也巡方賢否考覈宜嚴也百姓之
困窮由於吏治之不清而吏治之不清全由激揚之
無法自應不時叅處仰副察吏安民之意因衍釋聖
諭列爲條款無不稱旨當是時延登之在經筵引年
者幾矣籍田賜宴枚卜列名者又幾矣甲戌之三王
計延登身任之遂有飭禁約以肅觀典核錢穀以儆
官邪之疏忽陝西急議朱純代蘭州李某者營陞爲

進卒所緝純與延登鄉人也書上延登未至而事
露延登不自安連疏請署請罷請勸皆不允尋以疾
辭乃允之歸而村門著書有野服見客說諸書以見
志旣而叛將陷濟南攻鄒平延登家居惟有率子弟
固圍而已巳卯再起掌南院留都大饑辛巳署刑部
值大赦延登躬閱簿書無晨夕而怔忡之疾作者滿
便歸里居數日晝接賓客酬酢歡笑如平時及夕怔
忡復大發翼日辰起櫛沐坐歎日不克入春明再瀝
肝膽也巳亭午端然而瞑歷仕四十年終始一節其

聖書所褒曰端疑介執曰具見忠悃大畧其行事云
 論曰子來上蔡詢長老言先輩治蹟皆藉藉稱張華
 京華東當承平時治上蔡猶沾沾以修溝洫治城隍
 彈盜賊似蔡於此外無治也至讀其臺諫疏邊防諸
 方畧所謂高古仰止雖不能及心焉嚮在之子小子
 何敢望哉子小子何敢望哉時修蔡志蒐諸書多不
 得張華東事偶學訓李篤杞縣人攜其舅氏劉文繼
 續集華東理順讀卷官也其所述華東事甚切
 因藉此為立傳

明郎兆玉宋景雲傳

楊廷璽

郎兆玉字完白號明懷仁和人學博而多奇思才
 大而擅峻節治周禮最有聲故亦以周禮為治萬歷
 間以進士為上蔡令恃其有才也則奸滑斂跡恃其
 有學也則多士盈門於是汝南諸州邑皆以兆玉為
 法而兆玉愈以其能剔釐宿弊搜刮詞訟出其稽古
 蒐奇之技凡一切鉅細務令澄清乃止日久積其治
 蔡之事編而成書為規蔡日紀當是時蔡之子弟專
 以健訟為長而上蔡之巨族又以戚范二氏為最兆

玉為政久而范感之訟多故其日記所聚者半為范
 戚之家事其日記蔡已無傳其為謝顯道祠堂記猶
 可得觀其政教之大概也然兆玉之行事在人傳述
 中固多猶恐其有偽謬余讀其周禮奇字一書有可
 槩見者兆玉曰六經用字固亦間有奇古者然惟周
 禮一書獨多預謂前賢以為此書出於劉歆嘗從楊
 子雲學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為鴻柄為枋邪為表
 美為媿拜為操四十八字與夫盾等一十八字之類
 皆它經鮮用予前已書之而不詳悉若考工記之字

不可勝載也又訓雋云五官多用奇字字形

工記亦多奇字字義也考工記之字義奇而妄用之
 文則適五官之字形奇而備用之綴文則陋說者謂
 此書出於劉歆之家而歆嘗學奇字於楊雄以此窺
 入非當時之故文也洪景盧嘗辨之豈以前聖之簡
 易而有此字形也哉夫惟考工記尚矣觀此及烈女
 補記而兆玉之精於刻覈可槩見也

宋景雲號青霞傳興人也居恒好論說書義且極宗
 朱子之訓天啟元年以進士來為上蔡令謁賢宮招

諸生而訓之曰蔡士之鮮訓也由講學之未明講學之未明也又由傳經之鮮術善義明則文自暢道理熟則心自純於是日與諸生講習無不快然如坐松風水月間景雲乃患政冗之不能時爲訓也延其鄉之崔肖峯先生與諸生談諸生領畧無不果然開景雲來出一新句則又爽然自失矣久之而其所日與諸生論辨者已自成帙至甲子春乃天啟四年也蔡人士讀景雲四書論恐其妙錄之易失也相與謀諸梓上蔡鄉紳士冀楸中率同人請叙於張廷登延

昔爲上蔡令今時已大卿矣其序四書疑論大義曰蔡虛齋先生作蒙引自叙云嘗三年不作課無一日不看書予幼服斯語每舉以詔後學而未之信又謂吾人看書須從有疑看到無疑又從無疑看到有疑林次厓先生存疑一書與蒙引互相發明正在疑字上下手記云善教者使人繼其志故曰君子引而不發非疑必發之無餘青霞宋君學問淵源治蔡之暇啟迪蔡士因著四書疑論凡六卷讀之見其識見該博指趨易簡往往一二語點破使人自尋故命曰疑

論其說多主考亭而不必異同於蔡林兩家又謂漆
 雕開蔡人斯之未信一語為夫子所悅未信即疑之
 謂也疑何可說疑之義大矣哉延登之見稱景雲如
 此其書板舊貯上蔡兵火後久燬適有密縣人韓某
 來教諭上蔡云其家有藏書景雲與其父交於都門
 以此書為贈也蔡之人又得讀是書焉

論曰上蔡人好訟兆玉來治蔡即以訟理之是治以
 周禮非治以申韓也上蔡人未明理宋景雲來治蔡
 即以學教之是治以論孟非治以訓詁也二公者

今稱之今周禮奇字猶在也四書

書在則二公在矣予欲列二書於書院使子弟日

夕見二公焉語云今之視昔亦猶昔之視今二公而

治蔡人也如此後此者亦當有感於斯人

明張之翰傳

楊廷望

張之翰陝西人以吏員為土蔡典史崇禎間流寇猖獗於是土賊因竊發有土賊為卒者在城內南街乘酒醉持刀欲殺人居民不敢近有告之翰者曰喬幸殺人翰遣役往擒賊氣甚遠巡莫能前翰聞之親往將幸於北城上手刃斬之令聞持令箭止不可得業已斷矣自是為賊者聞翰名皆戰懼毋復有行兇賊內有尋以能聞於上擢巡檢

蔡自崇禎甲戌為亂始城外村落頽敗居民星散流

蔡自崇禎甲戌為亂始城外村落頽敗居民星散流賊起自西北官兵日夕征勦永禎以崇禎丁丑來治蔡視事之明日巡行郊野餓莩殘骸載道斷垣敗井委於荒榛宿莽間者不可勝計永禎周視太息乃上疏請免積逋

疏云土蔡稱汝陽腹心重地其民皆皇

上培養二百餘年之民馴而且義非頑

梗不化者比也不幸三載七災流加十家入姓告絕

僅存一線之微脉猶然三尺之催科曾不得與南陽

一、屬之民同沾雨露豈皇上愛惜元元之意有異施

哉蓋疾痛不呼即父母亦不知其子之病况君門萬

里乎小臣情急願天不避斧鉞臆列萬苦形狀為我

皇上言之自八年以來流寇土賊迭為蹂躪而人言

論按錢穀烏有矣官軍征勦而玉石不分鳩伏同聞

天處處焚燒郭外無止棲之地在在屠戮康衢斷行

影之入更可憐者旱魃之肆虐而地絕草萊也橫水

空夫蒲贏也斛米萬錢民以草子樹皮度日甚而艾

死子食夫亡妻儲食訖俱死却數未盡瘟疫大行有

一甲僅存一二戶者有一戶不置一二人者遍野青

磷成阜白骨間有鵠面鳩形奄奄待斃者即鄭俠亦

難繪其菜色臣蒞任四月多方招徠計復業者僅五

百餘家詎意本年七月十六日騎馬流賊三千餘自

南而來盤踞邵店等庄是夜五更向東北而去殺傷

男女百十餘人而鳥獸驚者復遠不知所至嗟嗟

無兵戈何地無蠹賊何歲無災於未有不死於寇

之與其人方田無具極日荒原無秋可俟况侯之猶夫

臣豈不知中外告急庚癸頻呼錢糧所需如焦釜待

天敢從地方起見而妄言蠲裁第民為邦本本固邦

寧上蔡子遺生存有幾遇警城守其啼飢號寒之狀

大因酸心若猶以徵比為事縱鞭朴日加不惟無益

咽哽塊土有不敢言者何也八九兩年猶剗肉醫瘡

今並無肉可剗矣此臣所以哀懇皇上恩蠲以恤其

往以勸其來而維持此殘黎實以為國也臣聞四月

初十日已申兵荒詳冊於院司道府恐諸臣題請未

遑觀縷乃冒罪詳開以聞乞將新舊條遼垂憐緊免

行見綸音一布懽聲四達可以消災害可以寒賊膽

即有不虞民自奮勇悍敵所奉旨崇禎九年以前盡

省軍務視所免積逋孰得哉

人物

九一

數蠲免自六七八九四年共免過條遼銀七萬七千四百七兩零嗣是賊勢愈甚往來城下無虛日永禧親督丁壯設伏出奇擒其渠魁鄭桂丘二毛盛二張五乎郭三海侯馭民募化等斬之而以恩信開諭餘竟賊皆懾伏不敢窺蔡諸臺憲交章荐其才於是闢萊興學校六年之間瘡痍漸起文教漸興越壬午猶獮天下土崩河洛歸許悉皆失守先是賊逼王世琮與諸令約死封疆永禧許焉因肖像畫於著城

既已深官苟祿死何須畫影圖形雖子孫痛報本之末由思世世血食之未免留不忠不孝之名題已提其子晉曰但持歸許來第自在也留僕許盛以自隨二月闖賊來上蔡城外前一日有數騎至城下門堅閉呼城者曰開開不開明日夕尚有上蔡城耶當爲血池耳是時戰則無兵守則無民熒熒孑立惟縣令一人間有一二潛城中者懼以告禧禧歎曰城亡我卽亡一死以謝朝廷何所顧忌而自恤哉然無如爾百姓何也衆泣下有漸去者有去而復返者生員楊

景震已出城心念永禧復提樂入趨至堂皇見永禧
瞑目坐案秉兩燭冥利劍其上景震拜起立說先生
全身去不答又涕洟再拜復理前說終不答景震掩
向靈柩日棄先生去矣永禧乃大聲曰去景震復取
樂倉卒出越次日賊急攻城城門閉永禧袍笏批面
再一躍起坐遂自刎死賊入署見永禧匾坐以爲猶生
也樂之不動乃相與唾舌戒無犯或有拜者僕許盛
護持歸印歸之郡守守遂議以汝寧府照磨官篆
署蔡亭而僕許盛亦扶柩歸里焉至順治十年

某也其同年有貴顯者勸之仕遂稱疾不出

針工者遵化日與之談見其忠實針工有女遵化曰
吾有子其與君爲媼乎針工曰君貴人也我賤工弱
息何敢與君子抗遵化曰無傷也與之爲媼焉遂生
子名生霖歲貢也能讀書亦以清介稱遵化生二子
長諸生卽針工婿也次滙渤亦恩貢云

論曰古人所謂清介自守者遵化有之矣旣不安於
俗吏每自樂於田里栽花種竹飲酒賦詩亦人生之
樂事也雖然朝廷名器原非託之山野之人直欲有

爲以辦國事如悉逃之泉石種豆南山古今若陶潛
輩幾許哉

丁曾習呈請崇祀典沃鄒賢康熙三十年上蔡縣知
縣楊廷望以許永禧官篆死節事詳請崇祀各宦云
官篆平度州人也齊世家子爲照磨於汝寧有膽智
上官見其能以上蔡殘破人民流亡委篆來署上蔡
事篆下車見廬舍焚燬狀流涕曰吾民何堪乃布論
招流亡人皆狼顧不肯入會督師丁啟睿同總兵官
左良玉駐蔡城南小河灣因懷宗篤親誼百里者必
朝王賊張獻忠乘楊嗣昌賀襄王壽破襄陽殺襄王
及世子督師恐汝寧崇王府有變來保護之是時賊

甚師日怯兵日驕民日苦紀律蕩然矣村野所結
寨及有樓者賊肆焚掠民無所恃希篆之有能也皆
入城而依篆居焉且鄉里有急則訴於篆篆每出乘
輿必莊重見亂兵必以大義責之兵有掠民婦者篆
必入其營救之民間夫婦母子得完聚者數千人一
日聞兵有入城掠民婦者篆卽往奪兵欲射篆篆卽
披襟腹當之兵去而婦得全後兵營漸遠民漸復業
於是篆以許永禧死節事呈請臺憲日上蔡縣知縣
許永禧品如溫玉才類霜鋒招携懷遠四野

歌賦既邇寒萬姓絕星習之嘆上考譽騰於白簡

忠綸特重乎黃封誠哉一代偉人允矣兩河卓異至
於臨難授命遂爾從容就義身可糜而志不可奪一
念增君父之重頭可斷而口不可緘片語生社稷之
光血濺侍中生氣凜凜舌挺常山英風烈烈神蘊蘆
岡不盡除殘之氣魂飛北闕難慰戴主之心孤忠應
與乾坤俱老芳名當與草木同香心惟作丹血可化
碧是宜亟爲請卹以振風化者也冬十月有格子眼
賊入蔡城訛傳土寇劫民篆憤然率衆拒賊與賊戰

連殺數賊鏖戰於城內十字街南賊勢熾衆復逃篆力竭慷慨罵賊不屈死有民壯馬天祥李和申王維新曹耀皆死焉

論曰吾聞諸父老言許公永禧及官公篆死節事鑿鑿然在吾耳當是時中外洶洶中州至京師千餘里無尺土無民人往來者非悍兵即劫賊也居民無所衣結書紙爲之夜則將草以爲禱城中火三月未嘗絕冰寒男婦集火燼中至今聞之淚猶潸潸下也

張學禮傳

楊廷望

張學禮字完敬號立菴遼陽人也其先世本山東平原籍有先人仕遼陽官至通議大夫者遂以遼陽爲家焉家遼陽者有三子長一真次一成次一忠學禮卽一成子也性沉毅質實不苟言笑讀書好古以忠孝自矢而有四方之志

世祖定鼎學禮輩皆從龍之人四年選文行兼優者爲州縣官學禮得授上蔡令時上蔡當兵火之後城內草深數十尺狐兔窟其中白晝虎出攫人民皆散處

學禮至無所棲於敗垣中芟荆棘編草茅以居乃招
徠其散亡王家棟等設法給牛種歷五年而得墾田
二百一十六頃是時天下初定征徭漸繁上蔡之當
差者原以大畝崇禎間改爲小畝而民病則是以今
二畝者爲三畝也學禮憐之曰吾民幾何其堪此徵
賦乎况汝陽鄰邑彼民鄰民也彼民何幸而吾民何
辜耶遂申請

題復得大畝如崇禎之前汝陽之則矣但地雖折而
糧未折正項較汝陽爲加重學禮每拊膺謂不能
民寬也又高城堞立學校防圍有藉而誦習有聲也
科第漸有人矣爲立奏銷之底冊爲復義塚之古園
學禮之爲吏於蔡者如此

欽取詔至擁道遮留至今輝煌西門之內者其爲學
禮生祠也順治九年

欽試農桑策對補兵科副理官歷奏肅軍政以安民
先停徵以恤災諸疏故至順治十一年遂有賜麒麟
章服冊封琉球國王之

命特海寇正熾學禮以冊使駐閩乃與閩當事分汛

防守而賊氛稍息已而有使臣暫回之

命隨改廣西道監察御史復掌山東道事

殿試充讀武進士卷官順治十八年巡視河東離政

康熙元年十月乃復

命冊封琉球琉球國王尚質者累朝之附庸也自

崇禎間來請封其國使留閩中有年順治三年福建

入我版圖其通事謝必振至江寧請於

朝納其勅印至順治十一年七月始來懇封

朝命非巨族老臣不得與臣例遂以學禮爲正使

王垓爲副使是時學禮弟學聖已爲福建巡撫矣學

禮六子皆官職諸縣吏叨世蔭其使琉球記曰解維

南臺夜泊林浦過鼓山至羅星塔越閩安鎮揚帆鼓

楫於中流隨次下猴嶼祭天妃候風廣石回環十日

而風訊始定復過猴嶼候風梅花所八月浪急風狂

水飛如立至明日水色有異深青如藍舟子報曰入

大洋矣頃之有白水一線南北不可測量舟子報曰

此分水洋也天之所以界中外者此也且而群魚鬣

鱗波底可數千頭萬狀杳不可測舟子報曰百魚鱗

亦此祥徵也過糠洋膠滯不前通官告曰已離梅花所矣七日不見山舟中水米已盡翊日又望見一山形如覆盂去山不數十里有風自北來又轉而南至十五日復見一山勢如長蛇又不知其名令琉使以小舟覘之則琉球北山也問其地方官此去中山幾許則已東逾三千餘里矣問昨所見小山則尤家埕也埠東有懸水西下當飄日本越明日西行午餘雲起風雨昏黑似有天吳海童百神來集之勢出免朝牌以示而風定遠見一山爲伊蘭埠次溫鎮進那壩

港遂登陸焉行册封禮如常至仲冬十四日東北風起遂別那壩抵馬齒夜過姑米忽夜中有颶風起舟桅折棄袍帽投海中祝海神呼告未畢火光瑩瑩白風雨中起波濤翻復凡兩夜一晝中復斷繩及東風作舟行如飛福寧三都宛在睫下其狀海之勢可證悉詳然非有能者不能至此稽學禮泣蔡如此勤王事又如此宜乎其後人之盛也至今西門之生祠在上蔡書院敬業堂之前講堂之右春誦夏絃諸生臺火於其地儼若有父師之在左右而勤勤勸勉則

禮之功上而在

朝廷者本大其下而在蔡人心膺中者更深也

楊廷望曰望來治上蔡去公蒞上蔡將三十餘年彼公之行事百不得一焉時幸公之長公子思明爲濠守憲望朝夕行取法已見公之遺治在人矣次公思恭京口將軍爲江南籓翰家人入蔡必道其軍容之盛紀律之嚴海不揚波民得安堵皆公歷洋島而能知方畧之教也時康熙己巳郟縣公子思信來省而及冬會稽公子思行又來省冠帶雍雍俎豆有光

今書院之詩猶在壁藉取以榮蔡志適修志人士冀景雋王官鳳皆公門下士謂公行事在前代惟華東張公庶幾方之嗟乎亦盛矣哉

公... 王官... 公... 王官... 公... 王官...

二廣文傳

楊廷望

陳明幹洛陽人上蔡縣訓導教士以行誼為先卒于官死之日無以殮

劉廷傑河內人癸卯鄉試經魁任上蔡教諭為人端方平易戊午蔡大饑百姓逃亡時乏令尹傑具文申請蠲賑民賴以生陞褒城知縣士民立有德政碑

論曰分職有內翰有中翰有外翰皆所以儲才也柯李劉并內翰之風範鳳池仙客中翰之品物苜蓿寒... 則外翰之淒涼矣然而苜蓿寒... 豈無足以傳者

亦在乎自為振作而已上蔡如陳明幹劉廷傑去
 之察幾許時耶人之誦之者陳之清介劉之明敏一
 窮死無以為殮一則請蠲賑以利民生皆足以風世
 有能奮然自雄以一鐸回千古之夢安在鄭著作與
 無已輩不至今在哉百教教丁律之令其於具文中

人受取取為錄錄於士以行而後去平下

卷之九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JUN 28 1982